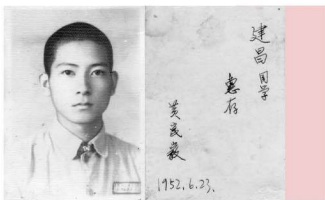




我所認識的黃崑巖

■ 文·林建昌

黃崑巖學長（竹中第五屆）早在兩年前因病從台灣移居美國時，我就知道他病得不輕，過世是早晚的事。但一代名人、好友的去世，令人心酸。為此，希望把他一生不甚為人所知的故事記錄下來。



● 圖 4、黃崑巖高三照片及簽名

記得他有一次在清華演講，開頭第一張投影片是他的個人學歷與經歷，而在這投影片的第一行就是「1952 新竹中學畢業」，他提醒我們，也讓我永遠記住新竹中學六年的教育對我們是多麼重要。我是民國三十八年考進新竹中學初一的，當年新竹中學還沒校歌，辛志平校長寫完校歌歌詞之後，邀請師大音樂系教授黃友棣及音樂老師蘇森庸寫譜，然後由全體師生投票選自己的校歌。而公開演唱校歌的是竹中自己的合唱團，合唱團的指揮就是當年高一的黃崑巖。當年黃崑巖家住我家附近新竹醫院旁邊的新竹警察局宿舍，但我們並不認識。黃崑巖喜歡音樂，但他並非樂器好手，也不是天生的歌聲聲樂家。在新竹中學早期，他就自己籌組音樂欣

賞會，每週一次在下課後與同好欣賞古典音樂，並收集各古典音樂的創作與作者的生平故事。後來蘇森庸老師便半強迫學生參加，參加者可補充音樂課成績的不足，我在初中的音樂成績，每學期多少也靠參加音樂欣賞會得以加分才及格的。

黃崑巖也喜歡運動，但身高也只不過



● 圖 2、傅偉勳學長（初三照片）

178 左右，他是籃球好手，初三時就當選校隊。他也在高一時開始打網球（軟式），他當了校隊但不是前三名的主將。這時我也開始從棒球改打網球，初三時就當選校隊，當時黃崑巖已是高三了。很快的，他變成了我的



● 圖 1、黃崑巖高三在嘉義網球比賽（後排搭擋為林建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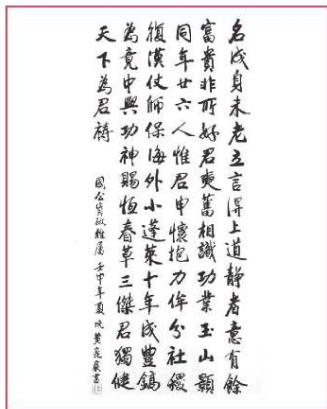


●圖 3、黃崑巖（前左一）及多位竹中校友在西門街前新竹醫學院球場留影（後排左一為當年高一的筆者林建昌，後排中間為當年高二的劉文烈，後排右為竹中第三期的楊惠權，前排右為當年高一的黃邦亨）

前排搭擋（見圖 1），我們當年校隊五組雙打排名的第四組；但對外比賽，我們的成績卻出乎意料的比前面三組出色。記得民國四十年，我初三時我們在嘉義參加全省軟式網球比賽，我們的團體賽本來是全省數一數二的強隊，但出乎意料的，我們並沒打進準決賽。黃崑巖因病在家，雖然趕上團體賽，但出賽貢獻有限。跟我搭擋打個人賽卻意外的連勝兩場，打進了八強賽才輸給當年的亞軍高手。2008 年他寫了一本自傳「我不一樣的人生」，書裏有一大半就描述他自己的家庭及學生時代的生活，也提到他喜歡打網球，而他在高中時代當校隊，文中提起…「和我搭擋的是竹中很強的後衛林建昌」，讓我受寵若驚，其實當年他已高三，而我只是初三的小孩子。想不到這本書出版之後不到幾年，他的身體狀況出了問題。

當年在竹中，我初三就當選為網球校隊，隊裏除了黃崑巖之外還有同樣是高三的傅偉勳與洪星程兩位學長對我特別照顧。傅偉勳（圖 2）在台灣光復前晚上都到在我家在父親指導複習功課，而洪星程則是我五哥在竹中

初中時認識的同學。在新竹中學，高我們一、兩屆以上的同學，在校內、校外幾乎都說日語，我們也有大半平常也說日語。辛志平校長很開朗，他認為講日語是禁不了的，再過幾年就自然消失了；的確在我們畢業之後，幾乎沒有學生講日語了。記得黃崑巖他們那一屆畢業之後，暑假還是回新竹天天打網球。記得有一次我們在新竹女中下午打完球剛走出校門，就看到東門街大樓上高掛著日本電影「牛若丸」的廣告，起先我們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但看到傅偉勳與黃崑巖在大笑，傅偉勳回過頭來一邊笑一邊說「牛若丸」，這個日本戰國時代小飛俠名字的國語發音就是「牛肉丸」，我們才恍然大悟隨著大笑不止。隨後他們又指著東門街上一個「吳牙科醫院」的招牌，黃崑巖笑著說：前幾年「吳牙科醫院」還是沿用日本人用的「吳齒科醫院」，「吳齒科」發音就是「無恥科」，但「吳牙科」又與「無牙科」同音，大家又笑個不



●圖 6、黃崑巖為李國鼎先生書寫之馬筆書法（取材自黃崑巖「我不一樣的人生」）



停。黃崑巖能寫一手好字，在竹中高二或高三時幫彭商育老師寫鋼版油印「高中代數」一書，賺些外快，直到大一時才交捧我另一位好友鄭文魁（見圖3）。本來黃崑巖就能寫一手好字（見圖4與圖5），但在竹中時期又模仿蘇森庸老師更藝術型的字體，連蘇老師都看不出真假。他的毛筆字也很出色，圖6是他在成大時幫李國鼎資政寫的紀念品。

在我高二以後，黃崑巖及幾位學長就很少在暑假回新竹了，他們在台北都有自己的功課。但在全省網球賽，黃崑崑（崑巖三哥，竹中第三屆）及洪星程（他們都代表台大）都會來幫我們加油。在我高三那年，我們在埔里的全省網球賽終於得到全省中學組的團體冠軍，除了我們自己以外，前輩校友也興奮不已。高三畢業之後我到台中念東海化工，暑假回新竹也常回竹中母校，但往年打網球的校友已不常見面了。大學畢業到鳳山陸軍步兵學校受預官入伍訓練，意外的看到黃崑巖也在步校受訓，但也只見過一次面。他也組織了一個合唱團，在結訓前的康樂會上表演。

在步校結訓後，我們各奔東西，有幾十年沒見面也沒連絡，我在1964年出國進修，他也在1963年底出國留學。但我在1997年初返國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他也早在1982年回國擔任新成立的成大醫學院院長。原來他有意在1978年回國爭取台大醫學院院長職位，但台大醫院是何等地方，他有心有意改革，但回去找個適當的職位都有困難。當年（1978），他由竹中同學周應龍引見，首次見當時之行政院長蔣經國，但未能有任何結果。後來成大醫學院成立（1982），據說也是由蔣經國親手決定，由黃崑巖擔任新成立的成大

醫學院院長。他在成大從無到有總共花了十幾年1982-1995。

在我回清華期間他已從成大院長職位退休，但還留在台南在成大醫學院上課。1997年清華大學選任新校長，黃崑巖被推薦參選，而他也表示有意願回新竹擔任清大校長。當時我剛從美國奇異公司退休，回清華擔任客座教職，在得知黃崑巖獲得遴選委員的推薦，我認為他有望回新竹擔任清大校長，寫了一封信報告好消息。但是，他給我的回信表現並沒太積極（見圖5），後來從同窗李逸葢（他是遴選委員之一）口中得知，黃崑巖的排名並非首選。在有一次見面的機會，我告訴他這壞消息，他心裏如何想我不知道，但他坦白跟我說，他的確很想回清華來，但他在成大這麼多年辦理醫學院的作風，恐怕在清華是無法被接受的；倒是在新竹中學六年的經驗，辛志平校長的辦學理念或許在清華比較容易被接受。對於新竹中學，黃崑巖曾說：「竹中人顯然在辛校長下形成了把竹中人特質代代相傳的特質，具有這種特質眾多的人，幾乎成了一個家族，能在無意之中，促成這種族譜的形成與穩定成長，我認為是成功的教育家的特權。」後來事實證明他是落選了，當時他也只不過六十五不到，還有很多年可為國家做很多貢獻。1998以後，他被邀請到台北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建院與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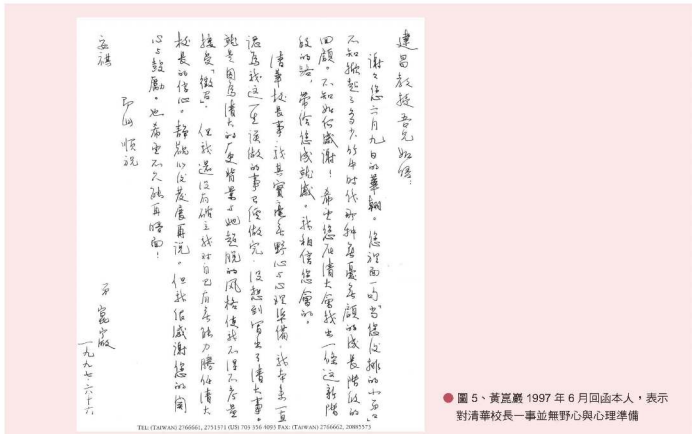
在我1997年從美國退休返國之前，我有機會因台電核電廠的事經常出差回台灣，當然也跟過去的老同學、朋友見面聊天。到台南找朋友，但我沒到過成大醫學院，但黃崑巖在成大的事朋友都會提起。有一次同學帶我到某一網球場，卻意外與接任黃崑巖成大醫學院院長的王乃三見面。他是嘉義中學畢

業的，他後來與黃崑巖在台大醫學院同學，他是我們大學時代大專聯隊的隊友，他邀我到成大找黃崑巖聊天，但因有事必需返回台北，失去了唯一在台南參觀成大醫學院與黃崑巖見面的機會。下面幾件有關成大醫學院的事，有些是黃崑巖親自在聊天時告訴我的，也有些是在媒體或朋友口中得知的。

首先說成大醫學院的建築，黃崑巖從開始就參與設計。有一次他告訴我有一棟大樓外表要用瓷磚，他希望由外表的瓷磚反射陽光表現整棟大樓的氣派，他親自跑到德國參觀使用某種瓷磚的外表與反射陽光的景觀。但他回台後，採用相同的瓷磚，但貼上後發現反射陽光變成亂射，台灣人工的技術令他非常失望。他在成大醫學院特別要求蓋一小棟音樂欣賞室，就像以前在新竹中學，每週有一音樂欣賞會，他要成大醫學院的學生培養欣賞音樂的樂趣，當做緊張生活的調劑，但成效如何不得而知。還有，他雖然留學美

國多年，但他自己對衣冠整容相當在意，在成大醫學院成立之初，他要求學生每天衣冠整齊、準時上下課，而對教授更要求上課必需穿西裝打領帶，但沒人告訴我成效如何。

他在1998離開成大後大部份的時間都在台北，他被邀請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建院與設計。2004年總統大選他被推薦為候選人辯論的口試委員之一，他問陳水扁與連戰何謂「教養」，兩人都答非所問，黃崑巖一邊做筆記、一邊直搖頭。後來乾脆自己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黃崑巖談教養」（2006年出版）。我雖然這些年也都在新竹清華大學，但除了他到新竹演講之外我們很少見面，而見面時的談話雖然很坦率直接，但他的成熟，已不像我記憶中在他高中時期的豪爽與幽默。很遺憾的，在我的記憶中，在竹中我最要好的前輩同學傅偉勳（哲學大師）與鄭文獻（物理學大師）早在大約十幾年前相繼過世，而黃崑巖也跟著他們走了。



● 圖5、黃崑巖1997年6月回函本人，表示對清華校長一事並無野心與心理準備